



乡情



故土

程耀恺

长方形紫砂盆放在阳台上,花盆里青枝绿叶,生机盎然,盆土与花草,都来自故乡。六安东乡习俗,清明节当天是不上坟的,烧纸与扫墓须在清明的前三天或后三天,邻近的肥西县那边,也是如此。扫墓时先清除坟上杂草,再取些新土包培,末了挖一块圆锥形土坯,放到坟墓顶上,乡人谓之坟帽子。坟帽子端端正正放置妥当后,上坟的人方才烧纸与跪拜。

前年寒食节,回六安老家,先给外公外婆的坟墓包培新土。到后,从汤庄亲戚家借了两把铁锹,起土坯作坟帽子时,两把锹同时用上,选了周正一点的那块土,另一块由我捧着,准备放回原地,忽然发现这杯土上,有几株野草,其中一株分明是紫花地丁,决计把它们带回去,好让故土花草与我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回到合肥时,日落西山,华灯初放,凭着薄暮的微光,以一只长方形紫砂花盆,连土带草安置妥帖。

紫花地丁乔迁之前,业已含苞待放,定居之后,花苞开始在花梗的顶端朝下弯,花瓣张开时,像只紫色的钟,倒挂着,一梗一花,一花一钟,神采焕发。紫花地丁悠然自得地开着花,旁边的小草们也适应了新环境,慢调细理地过起小日子。渐渐地,茎与叶从不同的芽眼里探出了头,茎儿按既定方针往上长,长到一定程度,便原地踏步;叶儿任凭阳光雨露刻化自己,一道道叶脉,一根根绒毛,一眼眼气孔,有模有样了,光合作用的奇妙程序,随之启动。

又过了半个月,当第一朵紫花地丁的倒钟紫花脱离了花梗,其它小草,则开始把自己的名字挂到枝叶上了。茎上有倒刺的,一枝叶柄上有三片心形绿叶,一看就知道是旋扭子科的蓬蒿,它的果实酸甜适度,类乎覆盆子。在一抔长的蔓茎上,从茎端开始,往下套上四五节轮生花序,每轮花序再配

置一对单片,花蕾吐出似有若无的淡紫色,无疑是爵床,它是爵床科的代表,叫“科长”也无妨吧。躲在蓬蒿叶子下面的,是景天科的珍芽菜,它与马齿菜颇相像,但娇弱得多了。还有一株开着唇形小花,开初以为是通泉草,只是通泉草叶片伏地,而它的茎高挑,叶与花依次排列在茎上,大概是通泉草的同属兄弟泥花草吧。最后一棵是繁缕,外公生前说过,这种草长得像小鹅的肠子,拖拖拉拉的,又因为嫩生生的,小鹅喜欢吃,所以乡下人就叫它鹅肠菜。鹅肠菜是仔鹅的美味佳肴,春荒时,人或拿来充饥。

一抔土,直径约莫20公分,修整后放入花盆,长、宽、厚与一块砖相若,竟然有六种还算珍贵的野草,托体而生,真是奇迹。

外公外婆的墓地位于汤庄的北松林里,松林是一扇硕大的坡地,除了马尾松与茅草,零星地还有几棵棠棣、柞树与卫矛什么的,坡下是种小麦、玉米的旱地,旱地往下是冲田,轮流种植水稻、油菜、紫云英。这一抔土,取自旱地的地埂,地埂横亘在墓地的东南面。那段地埂,外公外婆生前不知走过多少次。墓址是外公生前自己选定的,他选择在那里安息,定然有其理由。我也曾经从那里走过,那条地埂实在太平凡了,无非是布满草根的一坨黄土。直到把这抔土带回来,我才发现,无数小草把自己的生命与梦想,寄托给那块黄土,寒来暑往,花开花落。

奶奶的荷塘

魏亮

周末的休息时光,我喜欢到城市公园散步。城市公园中有一个人工湖,我缓步来到人工湖边的栈道上,不远处,有一片碧绿荷叶,其间开着一些含苞待放的荷花。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。此时的景物,让我回想起奶奶的荷塘。

童年时光,我是跟奶奶在乡下度过的。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,至今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奶奶是对我最好的亲人。奶奶的老屋是土砖房。老屋前坪是禾滩,禾滩前有一口池塘,而池塘里种有荷花。奶奶的荷塘不大,远没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景致。但一年四季的季节更替,荷塘的景色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

春天,正是万物复苏、草长莺飞的季节。此时荷花的根茎和荷叶生长得非常快。荷塘里的颜色呈现由嫩绿色到碧绿色的转变。夏天,是观赏荷花的最佳季节。荷塘里一张张荷叶如打开的一把把碧伞倒立水面,高矮错落有致,大小不一,亲密地挤着挨着,晶莹的露珠在叶面上滚来滚去,一颗颗如亮闪闪的水晶,在阳光下闪烁着清辉。一秆秆花苞亭亭玉立于荷面,睁开惺忪的眼睛,一朵朵吐露芳菲,现出粉白、粉红的娇颜,恰似一个个小姑娘提着裙裾,在微风中摇摆,演绎着一曲轻快的舞剧。卷起的荷叶是蜻蜓嬉戏的枝头。它们一会儿飞翔一会儿停歇,红色的、黑色的、金黄色的小精灵们时而点头致意,时而各奔西东,好像在模仿荷面的多彩风姿。而到荷花之后还有莲蓬,就是果实,这一般到了夏天的尾声抑或初秋了,也称伏莲。秋天,荷塘已经不再有各色的荷花了,莲蓬已经采摘干净。所剩无几。几枝小小的莲蓬头早已焦黑。还有荷叶浮出水面,粉嫩粉嫩

的小叶子,花凋了,叶老了,水面伶仃了,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。此季也是挖藕的季节。冬天,荷塘就枯萎了,在沉睡中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植物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。奶奶是荷塘的主人,她也是实用主义者。荷花亦不例外,她经常变着法子让我胃口大开。荷叶饭,那种沁人心脾的清香让人味蕾大开。银耳莲子羹,既美味又营养,是我爱喝的。凉拌藕片和排骨炖藕,也是美食,让我食欲大增。奶奶做的不同的美食,就是她辛勤劳动的表现,也是对我的爱,更是一种家庭责任的体现。

我上小学后,就离开了奶奶,而我上初中后,奶奶就离开我们,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之后,奶奶的老屋卖给了亲戚,荷塘的主人也换了人。岁月流转间,三十多年一晃而过,随着家乡的发展,当初老屋和荷塘早就换了面貌,变成了一幢幢楼房和养殖基地,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。此时的我,再也看不到奶奶那忙碌的身影,那丰富多彩的荷塘。但曾经的奶奶对我的爱,及浓浓的祖孙亲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。

奶奶的荷塘永远是我内心深处的一道独特风景,每当回忆起我的奶奶,那些真实、点滴往事,永远成为我内心深处的珍珠,仿佛一股暖流从心间流过……



诗词

合肥六题

许厚今

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

雄师百万渡江天,帷幄绸缪载史篇。
草履油灯薪火在,初心不忘永相传。

刘铭传陵墓及故居

大潜山麓吊刘公,民族英雄尽国忠。
首任台湾巡抚职,枕戈六载傲苍穹。

园博园

园博园中游客满,千城千面赏奇观。
乾坤锦绣情无限,湖上风光抬眼看。

银屏牡丹

千载岩花谷雨瑰,勾留游客八方来。
朵开四五含霜白,兆见丰年谢玉杯。

巢湖紫薇洞

紫薇山上岩溶洞,雄险幽奇艺术宫。
别有王乔修道处,无头罗汉叩苍穹。

肥东撮镇

小儿掘土戏为城,孔子周游畏后生。
今日魁星楼阁秀,振扬文教发春荣。

随笔

枇杷

方华

初夏之日去乡下,远远地,就见那熟悉的院落有一抹耀眼的金黄。及至走近,看清是一树枇杷正在黄熟。亲眷从树上现摘下一盘枇杷,洗净,端上来。那带着水珠的黄灿灿光洁如蜡的果子,未及入口,就已诱人口水了。

与亲友品着酸甜的枇杷,拉家常,话桑麻。闲适之余,想起苏轼的诗句:“客来茶罢空无有,卢橘杨梅尚带酸。”曾经有人问苏轼,卢橘是什么?苏轼答:枇杷是也。一些典籍里也注解:枇杷,一名卢橘。其实,这都是文人的误解误传。本草专家李时珍即予更正:“注《文选》者,以枇杷为卢橘,误矣。”

只是,为何将此果子称为枇杷,我不得其解,于是向乡人请教。亲戚拿起一把水果刀,将盘中的一枚果子一切两半,说:你看,这切开的半个枇杷像不像乐器琵琶?一眼看去,那一半枇杷还真十分类似一把超微型的琵琶。原来,枇杷就是谐琵琶之音而来啊。

亲友还与我谈起一个小笑话。说过去有一个读书不多的人,差人送枇杷与一秀才朋友,并附函:送上琵琶一篮云云。秀才收到枇杷和字条,一笑,提笔回书一封给差人带回。打开一看,是一首打油诗,诗曰:“枇杷不是这琵琶,只为当年识字差。若使琵琶能结果,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诗虽俏皮,但若不是很好的朋友,如此一面吃着人家送来的美果,一面调笑,还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呢。或许这位秀才也不知道,此枇杷就是借彼琵琶之型之音呢。

谈到象形谐音之趣,我意趣盎然地想到,要以“谈枇杷(弹琵琶)”为题来写此小文。形象描述枇杷的,还有宋人杨万里的“大叶耸长耳,一梢堪满盘。”站在院里的枇杷树下,抬眼望去,发现老先生的描述真是准确。枇杷树的叶子长如兔耳,而每一枝头累累相叠的果子确是“一梢堪满盘”。

医典《本草新编》记述:“枇杷叶,味苦,气平,无毒。入肺经,止咳嗽,下气,除呕哕不已,亦解口渴。”住在城中,偶遇伤风咳嗽,也经常到药店去买一些川贝液、枇杷止咳露之类。我知道这些药剂也就是以枇杷叶为主要成分熬制而成。于是,亲戚让我多多的采一些叶片回去,放在家中备用。笑说,“这是纯天然的民间药品,真正的绿色无污染无副作用,省钱又治病。”

亲戚告知,院里的这棵枇杷树是十几年前一次吃枇杷,吐核于院角自生而来。平时从不维护,却茁壮生长,结果丰硕。不像它身旁的几棵桃树,修枝施肥,精心养护,却枝头青果稀疏。真应了“有心栽花花不发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